

新 月 集

家 庭

我独自在横跨过田地的路上行走 ,夕阳像一个守财奴似的 ,正藏起它的最后的金子。

白昼更加深沉地陷入黑暗之中 ,那已经收割了的孤独的田地 ,默默地躺在那里。

天空里突然升起了一个男孩童的尖锐的歌声。他穿过看不见的黑暗 ,留下他的歌声的辙痕跨过黄昏的静谧。

他的乡村的家坐落在荒凉的边上 ,在甘蔗田的后面 ,躲藏在香蕉树 ,瘦长的槟榔树 ,椰子树和深绿色的贾克果树的阴影里。

我在星光下独自走着的路上停留了一会 ,我看见黑沉沉的大地展开在我的面前 ,用她的手臂拥抱着无量数的家庭 ,在那些家庭里有着摇篮和床铺 ,母亲们的心和夜晚的灯 ,还有年轻轻的生命 ,他们满心快乐 ,却浑然不知这样的快乐对于世界的价值。

孩童之道

只要孩童愿意 ,他此刻便可飞上天去。

他所以不离开我们 ,并不是没有缘故。

他爱把他的头倚在妈妈的胸间 ,他即使是一刻不见她 ,也是不行的。

孩童知道各式各样的聪明话 ,虽然世间的人很少明白这些话的意义。

他所以永不想说 ,并不是没有缘故。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所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要学着从妈妈的嘴唇里说出来的话。那就是他所以看来这样天真的缘故。

孩童有成堆的黄金与珠子 ,但他到这个世界上来 ,却像一个乞丐。

他所以这样假装了来 ,并不是没有缘故。

这个可爱的小小的裸着身体的乞丐 ,所以假装着完全无助的样子 ,便是想要乞求妈妈的爱的财富。

孩童在纤小的新月的世界里 ,是一切束缚都没有的。

他所以放弃了他的自由 ,并不是没有缘故。

他知道有无穷的欢乐藏在妈妈的心小小一隅里 ,被妈妈亲爱的手臂所拥抱 ,其甜美远胜过自由。

孩童永不知道如何哭泣。他所住的是完全的乐土。

他所以要流泪 ,并不是没有缘故。

虽然他用了可爱的脸儿上的微笑 ,引逗得他妈妈的关爱的心向着他 ,但是他的小小的哭声 ,却编成了怜与爱的双重约束的带子。

不被注意的花饰

啊 ,谁给那件小外衫染上颜色的 ,我的孩童 ,谁使你的温软的肢体穿上那件红的小外衫的 ?

你在早晨就跑出来到天井里去玩 ,你 ,跑着就像摇摇欲跌似的。

然而谁给那件小外衫染上颜色的 ,我的孩童 ?

什么事叫你大笑起来的 ,我的小小的命芽儿 ?

妈妈站在门边，微笑地望着你。

她拍着她的双手，她的手镯叮当地响着，你手里拿着你的竹竿儿在跳舞，活像一个小小的牧童。

然而什么事叫你大笑起来的，我的小小的命芽儿？

喔，乞丐，你双手攀搂住妈妈的头颈，要乞讨些什么？

喔，贪得无厌的心，要我把整个世界从天上摘下来，像摘一个果子似的，把它放在你的一双小小的玫瑰色的手掌上么？

喔，乞丐，你要乞讨些什么？

风高兴地带走了你踝铃的叮当。

太阳微笑着，望着你的打扮。

当你睡在你妈妈的臂弯里时，天空俯望着你，而早晨蹑手蹑脚地走到你的床跟前，吻着你的双眼。

风高兴地带走了你踝铃的叮当。

仙乡里的梦婆飞过朦胧的天空，径直向你飞来。

在你妈妈的心头上，那世界母亲，正和你坐在一块儿。

他，向星星奏乐的人，正拿着他的横笛，站在你的窗边。

仙乡里的梦婆飞过朦胧的天空，向你飞来。

偷睡眠的人

谁从孩童的眼里把睡眠偷了去呢？我一定要知道。

妈妈把她的水罐挟在腰间，走到近村汲水去了。

这是正午的时候，孩童们游戏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池中的鸭子缄默无声。

牧童躺在榕树的荫下睡着了。

白鹤庄重而安静地立在椴果树边的泥泽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在这个时候 ,偷睡眠的人跑来从孩童的两眼里捉住睡眠 ,便飞去了。

当妈妈回来时 ,她看见孩童四肢着地地在屋里爬着。

谁从孩童的眼里把睡眠偷了去呢 ?我一定要知道。我一定要找到她 ,把她锁起来。

我一定要向那个黑洞里张望 ,在这个洞里 ,有一道小泉从圆的和有皱纹的石上滴下来。

我一定要到醉花林中的沉寂的树影里搜寻 ,在这林中 ,鸽子在它们住的地方咕咕地叫着 ,仙女的脚环在繁星满天的静夜里叮当地响着。

我要在黄昏时 ,向静静的萧萧的竹林里窥望 ,在这林中 ,萤火虫闪闪地耗费它们的光明 ,只要遇见一个人 ,我便要问他 :“谁能告诉我偷睡眠者住在什么地方 ?”

谁从孩童的眼里把睡眠偷了去呢 ?我一定要知道。

只要我能捉住她 ,怕不会给她一顿好教训 !

我要闯入她的巢穴 ,看她把所有偷来的睡眠藏在什么地方。

我要把它都夺回来 ,带回家去。

我要把她的双翼缚得紧紧的 ,把她放在河边 ,然后叫她拿一根芦苇在灯心草和睡莲间钓鱼为戏。

黄昏 ,街上已经收了市 ,村里的孩童们都坐在妈妈的膝上时 ,夜鸟便会讥讽地在她耳边说 :

“你现在还想偷谁的睡眠呢 ?”

开 始

“我是从哪儿来的 ,你 ,在哪儿把我捡起来的 ?”孩童问他的妈妈说。

她把孩童紧紧地搂在胸前 ,半哭半笑地答道——

“你曾被我当作心愿藏在我的心里 ,我的宝贝。”

“你曾存在于我孩童时代玩的泥娃娃身上 ,每天早晨我用泥土塑造我的神像 ,那时我反复地塑了又捏碎了的就是你。”

“你曾和我们的家庭守护神一同受到祀奉 ,我崇拜家神时也就崇拜了你。”

“你曾活在我所有的希望和爱情里 ,活在我的生命里 ,我母亲的生命里。”

“在主宰着我们家庭的不死的精灵的膝上 ,你已经被抚育了好多代了。”

“当我做女孩童的时候 ,我的心的花瓣儿张开 ,你就像一股花香似地散发出来。”

“你的软软的温柔 ,在我青春的肢体上开花了 ,像太阳出来之前的天空上的一片曙光。”

“上天的第一宠儿 ,晨曦的孪生兄弟 ,你从世界的生命的溪流飘流而下 ,终于停泊在我的心头。”

“当我凝视你的脸蛋儿的时候 ,神秘之感淹没了我 ,你这属于一切人的 ,竟成了我的。”

“为了怕失去你 ,我把你紧紧地搂在胸前。是什么魔术把这世界的宝贝引到我这双纤小的手臂里来呢？”

孩童的世界

我愿我能在我孩童自己的世界的中心 ,占一角清净地。

我知道有星星同他说话 ,天空也在他面前垂下 ,用它傻傻的云朵和彩虹来娱悦他。

那些大家以为他是哑的人 ,那些看去像是永不会走动的人 ,都带了他们的故事 ,捧了满装着五颜六色的玩具的盒子 ,偷偷地来到他的窗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希望我能在横过孩童心中的道路上游走，解脱了一切的束缚，
在那儿，使者奉了无所谓的使命奔走于无史的诸王的王国间，
在那儿，理智以她的法律造为纸鸢而飞放，真理也使事实从桎梏中自由了。

责 备

为什么你眼里有了眼泪，我的孩童？
他们真是可怕，常常无谓地责备你！
你写字时墨水玷污了你的手和脸——这就是他们所以骂你龌龊的缘故么？

呵，呸！他们也敢因为圆圆的月儿用墨水涂了脸，便骂它龌龊么？

他们总要为了每一件小事去责备你，我的孩童。他们总是无谓地寻人错处。

你游戏时扯破了你的衣服——这就是他们所以说你不整洁的缘故么？

呵，呸！秋之晨从它的破碎的云衣中露出微笑，那末，他们要叫它什么呢？

他们对你说什么话，尽可以不去理会他，我的孩童。

他们把你做错的事长长地记了一笔帐。

谁都知道你是十分喜欢糖果的——这就是他们所以称你做贪婪的缘故么？

呵，呸！我们是喜欢你的，那末，他们要叫我们什么呢？

审判官

你想说他什么尽管说罢 ,然而我知道我孩童的短处。

我爱他并不因为他好 ,只是因为他是我的小小的孩童。

你如果把他的好处与坏处相比较一下 ,恐怕你就会知道他是如何的可爱罢 ?

当我必须责罚他的时候 ,他更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

当我使他眼泪流出时 ,我的心也和他一起哭了。

只有我才有权去骂他 ,去责备他 ,因为只有爱人的人才可以惩戒人。

玩 具

孩童 ,你真是快活呀 ,一早晨坐在泥土里 ,耍着折下来的小树枝儿。

我微笑地看你在那里耍着那根折下来的小树枝儿。

我正忙着算帐 ,一小时一小时在那里加着数字。

也许你在看我 ,想道 :这种好没趣的游戏 ,竟把你的一早晨的好时间浪费掉了 !

孩童 ,我忘了聚精会神玩耍树枝与泥饼的方法了。

我寻求贵重的玩具 ,收集金块与银块。

你呢 ,无论找到什么便去做你的欢乐的游戏 ,我呢 ,却把我的时间与力气都浪费在那些我永不能得到的东西上。

我在我的脆薄的独木船里挣扎着要航过欲望之海 ,竟忘了我也是在那里做游戏了。

天文学家

我不过说 :“当傍晚圆圆的满月挂在迦昙波的枝头时 ,有人能去捉住它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哥哥却对我笑道：“孩童呀，你真是我所见到的最傻的孩童。月亮离我们这样远，谁能去捉住它呢？”

我说：“哥哥，你真傻！当妈妈向窗外探望，微笑着往下看我们游戏时，你也能说她远么？”

哥哥还是说：“你这个傻孩童！然而，孩童，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大得能逮住月亮的网呢？”

我说：“你自然可以用双手去捉住它呀。”

然而哥哥还是笑着说：“你真是我所见到的顶顶傻的孩童！如果月亮走近了，你便知道它是多么大了。”

我说：“哥哥，你们学校里所教的，真是没有用呀！当妈妈低下脸儿跟我们亲嘴时，她的脸看来也是很大的么？”

然而哥哥还是说：“你真是一个傻孩童。”

云与波

妈妈，住在云端的人对我呼唤——

“我们从醒的时候游戏到白日结束。

“我们与黄金色的曙光游戏，我们与银白色的月亮游戏。”

我问道：“然而，我怎么能够上你那里去呢？”

他们答道：“你到地球的边上来，举手向天，就可以被接到云端里来了。”

“我妈妈在家里等我呢，”我说，“我怎么能离开她而来呢？”

于是他们微笑着浮游而去。

然而我知道一件比这个更好的游戏，妈妈。

我做云，你做月亮。

我用两只手遮盖你，我们的屋顶就是碧蓝的天空。

住在波浪上的人对我呼唤——

“我们从早晨唱歌到晚上，我们前进又前进地旅行，也不知我们所经过的是什么地方。”

我问道：“然而，我怎么能加入你们队伍里去呢？”

他们告诉我说：“来到岸旁，站在那里，紧闭你的两眼，你就会被带到波浪上来了。”

我说：“傍晚的时候，我妈妈常要我在家里——我怎么能离开她而去呢！”

于是他们微笑着，跳舞着奔流过去。

然而我知道一件比这个更好的游戏。

我是波浪，你是陌生的岸。

我奔流而进，进，进，笑嘻嘻地撞碎在你的膝上。

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我们俩在什么地方。

金色花

假如我变了一朵金色花，只是为了好玩，长在那棵树的高枝上，笑嘻嘻地在风中摇曳，又在新生的树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吗？

你要是叫道：“孩童，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发笑，却一声儿不响。

我要偷偷地开放花瓣儿，看着你工作。

当你沐浴后，湿发披在两肩，穿过金色花的林荫，走到你做祷告的小庭院时，你会嗅到这花的香气，却不知道这香气是从我身上来的。

当你吃过中饭，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上时，我便要投我的小小的影子在你的书页上，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

然而你会猜得出这就是你的小孩童的小影子么？

当你黄昏时拿了灯到牛棚里去，我便要突然地再落到地上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又成了你的孩童，求你讲个故事给我听。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童？”

“我不告诉你，妈妈。”这就是我们俩那时所要说的话了。

仙 界

如果人们知道了我的国王的宫殿在哪里，它就会消逝在空气中的。

墙壁是白色的银，屋顶是耀眼的黄金。

皇后住在有七个庭院的宫苑里，她戴的一串珠宝，值得整整七个王国的全部财富。

不过，让我偷偷地告诉你，妈妈，我的国王的宫殿究竟在哪里。它就在我们阳台的角上，在那栽着杜尔茜花的花盆放着的地方。

公主沉睡在远远的隔着七个不可逾越的重洋的那一岸。

除了我自己，世界上便没有人能够找到她。

她臂上有镯子，她耳上有着珍珠，她的头发一直拖到地板上。

当我用我的魔杖点击她的时候，她就会苏醒过来，而当她微笑时，珠玉将会从她唇边落下。

不过，让我在你的耳朵边偷偷地告诉你，妈妈，她就住在我们的阳台的角落里，在那栽着杜尔茜花的花盆放着的地方。

当你要到河里洗澡的时候，你走上屋顶的那座阳台来罢。

我就坐在墙的阴影所聚会的一个角落里。

我只让小猫儿跟我在一起，因为它知道那故事里的理发匠的住址。

不过，让我在你的耳朵边偷偷地告诉你，那故事里的理发匠到底住在哪里。

他住的地方 ,就在阳台的角上 ,在那栽着杜尔茜花的花盆放着的地方。

流放的地方

妈妈 ,天空上的光成了灰色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我玩得挺没意思 ,所以到你这里来了。这是星期六 ,是我们的休息日。

放下你的活计 ,妈妈 ,坐在靠窗的一边 ,告诉我童话里的特潘塔沙漠在什么地方 ?

雨的影子布满了整个白天。

凶猛的电光用它的爪子抓着天空。

当乌云在轰轰地响着 ,天打着雷的时候 ,我习惯心里带着恐惧爬到你的身上。

当大雨倾泻在竹叶子上好几个钟头 ,而我们的窗户为狂风震得咯吱发响的时候 ,我就爱独自和你坐在屋里 ,妈妈 ,听你讲童话里的特潘塔沙漠的故事。

它在哪里 ,妈妈 ,在哪个海洋的岸上 ,在哪些个山峰的脚下 ,在哪个国王的国王里 ?

田地上没有此疆彼壤的界石 ,也没有村人在黄昏时走回家的 ,或妇人在树林里捡拾枯枝而捆载到市场上去的道路。沙地上只有一小块一小块的黄色草地 ,只有一株树 ,就是那一对聪明的老鸟儿在那里做窝的 ,那个地主就是特潘塔沙漠。

我能够想象得到 ,就在这样一个乌云密布的日子 ,国王的年轻的儿子 ,怎样地独自骑着一匹灰色马 ,走过这个沙漠 ,去寻找那被囚禁在未知的重洋之外的巨人宫里的公主。

当雨雾在遥远的天空下降 ,电光像一阵突然发作的痛楚的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挛似地闪射的时候，他可记得他的倒霉的母亲，为国王所弃，正在扫除牛棚，眼里流着眼泪，当他骑马走过童话里的特潘塔沙漠的时候？

看，妈妈，一天还没有完，天色就快黑了，那边村庄的路上没有什么行人了。

牧童早就从牧场上回家了，人们都已从田地里归来，坐在他们草屋的檐下的草席上，眼望着阴沉的云彩。

妈妈，我把我所有的书本都放在书架上了——不要叫我现在做功课。

当我长大了，大得像爸爸一样的时候，我将会学到必须学的东西的。

然而，今天你可得告诉我，妈妈，童话里的特潘塔沙漠在什么地方？

雨 天

乌云很快地集聚在森林的乌黑的边缘上。

孩童，不要出去呀！

湖边的一行棕树，向暝暗的天空抬着头，羽毛零乱的乌鸦，静悄悄地栖在罗望子的枝上，河的东岸正被乌沉沉的暝色所占领。

我们的牛系在篱上，高声鸣叫。

孩童，在这里等着，等我先把牛牵进牛棚里去。

很多人都挤在池水泛滥的田间，捉那从泛滥的池中逃出来的鱼儿，雨水成了小河，流过狭街，好像一个嬉笑的孩童从他妈妈那里跑开，故意要恼她一样。

听呀，有人在浅滩上喊船夫呢。

孩童 ,天色昏暗了 ,渡头的摆渡船已经停了。

天空好像是在滂沱的雨上快跑着 ,河里的水喧叫而且暴躁 ,妇人们早已拿着汲满了水的水罐 ,从恒河畔匆匆地回家了

夜里用的灯 ,一定要预备好。

孩童 ,不要出去呀 !

到市场去的大道已没有人走 ,到河边去的小道又很滑。风在竹林里咆哮着 ,挣扎着 ,好像一只落在网中的野兽。

纸 船

我每天把纸船一个个放在急流的溪中。

我用大黑字写我的名字和我住的村名在纸船上。

我希望住在异地的人会得到这纸船 ,知道我是谁。

我把园中长的秀丽花载在我的小船上 ,希望这些黎明开的花能在夜里被平平安安地带到岸上。

我投我的纸船到水里 ,仰望天空 ,看见小朵的云正张着满鼓着风的白帆。

我不知道天上有我的什么游伴把这些船放下来同我的船比赛 !

夜来了 ,我的脸埋在手臂里 ,梦见我的纸船在子夜的星光下缓缓地浮泛前去。

睡仙坐在船里 ,带着满载着梦的篮子。

水 手

船夫曼特胡的船只停泊在拉琪根琪码头。

这只船无用地装载着黄麻 ,无所事事地停泊在那里已经好久了。

只要他肯把他的船借给我 ,我就给它安装一百只桨 ,扬起五个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或六个或七个布帆来。

我决不把它驾驶到愚蠢的市场上去。

我将航行遍仙人世界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道。

然而，妈妈，你不要躲在角落里为我哭泣。

我不会像罗摩犍陀罗似的，到森林中去，一去十四年才回来。

我将成为故事中的王子，把我的船装满了我所喜欢的东西。

我将带我的朋友阿细和我作伴。我们要快快乐乐地航行于仙人世界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道。

我将在绝早的晨光里张帆航行。

中午，你正在池塘里洗澡的时候，我们将在一个陌生的国王的国土上了。

我们将经过特浦尼浅滩，把特潘塔沙漠抛落在我们的后边。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天色快黑了，我将告诉你我们所见到的一切。

我将越过仙人世界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道。

对岸

我渴想到河的对岸去。

在那边，好些船只一行儿系在竹杆上，

人们在早晨乘船渡过那边去，肩上扛着犁头，去耕耘他们的远处的田，

在那边，牧人使他们鸣叫着的牛游泳到河旁的牧场去，

黄昏的时候，他们都回家了，只留下豺狼在这满长着野草的岛上哀叫。

妈妈，如果你不在意，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

据说有好些古怪的池塘藏在这个高岸之后。

雨过去了，一群一群的野鹭飞到那里去，茂盛的芦苇在岸边四围生长，水鸟在那里生蛋，

竹鸡带着跳舞的尾巴，将它们细小的足印印在洁净的软泥上，黄昏的时候，长草顶着白花，邀月光在长草的波浪上飘荡。

妈妈，如果你不在意，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

我要自此岸至彼岸，渡过来，渡过去，所有村中正在那儿沐浴的男孩女孩，都要诧异地望着我。

太阳升到中天，早晨变为正午了，我将跑到你那里去，说道：“妈妈，我饿了！”

一天过去了，影子俯伏在树底下，我便要在黄昏中回家来。

我将永不同爸爸那样，离开你到城里去作事。

妈妈，如果你不在意，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

花的学校

当雷云在天上炸响，六月的阵雨倾盆而下的时候，

润湿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

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狂欢地跳着舞。

妈妈，我真的觉得那群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

他们在家里做功课，如果他们想在散学过去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站壁角的。

雨一来，他们便放假了。

树木在林中互相碰触着，绿叶在狂风里萧萧地响着，雷云拍着大手，花孩童们便在那时候穿了紫的、黄的、白的各色衣裳，冲了出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可知道 妈妈 他们的家是在天上 在星星所住的地方。

你没有看见他们怎样地急着要到那儿去么？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匆匆忙忙么？

我自然能够猜得出他们是对谁举起双臂来：他们也有他们的妈妈 就像我有我自己的妈妈一样。

商 人

妈妈 让我们想象 你待在家里 我到异邦去旅行。

再想象 我的船已经装得满满地在码头上等候启碇了。

现在 妈妈 好好想一想再告诉我 回来的时候我要带些什么给你。

妈妈 你要一堆一堆的黄金么？

在金河的两岸 田野里全是金色的稻穗。

在林荫的路上 金色花也一朵一朵地落在地上。

我要为你把它们全都收拾起来 放在好几百个篮子里。

妈妈 你要和秋天的雨点一般大的珍珠么？

我要渡海到珍珠岛的岸上去。

那个地方 在清晨的曙光里 珠子在草地的野花上颤动 珠子落在绿草上 珠子被汹涌的海浪一大把一大把地撒在沙滩上。

我的哥哥呢 我要送他一对有翼的马 会在云端飞翔的。

爸爸呢 我要带一支有魔力的笔给他 他还没有觉得 笔就写出字来了。

你呢 妈妈 我一定要把那个值七个王国的首饰箱和珠宝送给你。

同情

如果我只是一只小狗 ,而不是你的孩童 ,亲爱的妈妈 ,当我想吃你的盘里的东西时 ,你要向我说“不”么？

你要赶开我 ,对我说道：“走开 ,你这淘气的小狗”么？

那末 ,走罢 ,妈妈 ,走罢！当你叫唤我的时候 ,我就永不到你那里去 ,也永不要你再喂我吃东西了。

如果我只是一只绿色的小鸚鵡 ,而不是你的孩童 ,亲爱的妈妈 ,你要把我紧紧地锁住 ,怕我飞走么？

你要对我摇你的手 ,说道：“怎样的一个不知感恩的贱鸟呀！整夜地都在咬它的链子”么？

那末 ,走罢 ,妈妈 ,走罢！我要跑到树林里去 ,我就永不再让你抱我在你的臂里了。

职业

早晨 ,钟敲十下的时候 ,我沿着我们的小巷到学校去。

每天都遇见那个小贩 ,他叫道：“镯子呀 ,闪亮的镯子！”

他没有什么事情急着要做 ,他没有哪条街一定要走 ,他没有什么地方一定要去 ,他没有什么时间一定要回家。

我愿意我是一个小贩 ,在街上过日子 ,叫着：“镯子呀 ,闪亮的镯子！”

下午四点 ,我从学校里回家。

从一家门口 ,我看得见一个园丁在那里挖地。

他用他的锄子 ,要怎么挖 ,便怎么挖 ,他被尘土污了衣裳 ,如果他被太阳晒黑了或是身上被打湿了 ,都没有人骂他。

我愿意我是一个园丁 ,在花园里挖地。谁也不来阻止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天色暗下来 ,妈妈就送我上床。

从开着的窗口 ,我看得见更夫走来走去。

小巷又黑又冷清 ,路灯立在那里 ,像一个头上生着一只红眼睛的巨人。

更夫摇着他的提灯 ,跟他身边的影子一起走着 ,他一生一次都没有上床去过。

我愿意我是一个更夫 ,整夜在街上走 ,提了灯去追逐影子。

长 者

妈妈 ,你的孩童真傻 !她是那么可笑地不明白事 !

她不知道路灯和星星的区别。

当我们玩着把小石头当食物的游戏时 ,她便以为它们真是吃的东西 ,竟想放进嘴里去咬。

当我翻开一本书 ,放在她面前 ,在她读 a , b , c 时 ,她却用手把书页撕了 ,无端快活地叫起来 ,你的孩童就是这样做功课的。

当我气恼地对她摇头 ,骂她 ,说她顽皮时 ,她却哈哈大笑 ,以为很有趣。

谁都知道爸爸不在家 ,然而 ,如果我在游戏时高声叫一声“爸爸” ,她便要高兴地四面张望 ,以为爸爸真是近在身边。

当我把洗衣人带来载衣服回去的驴子当做学生 ,并且警告她说 ,我是老师 ,她却无缘无故地乱叫起我哥哥来。

你的孩童要捉月亮。

她是这样的可笑 ,她把格尼许唤作琪奴许。

妈妈 ,你的孩童真傻 ,她是那么可笑地不懂事 !

小大人

我很矮小 ,因为我是一个小孩童 ,到了我像爸爸一样年纪时 ,

便会高大了。

我的老师要是走来说道：“时候晚了，把你的石板，你的书拿来。”

我便要告诉他道：“你不知道我已经同爸爸一样大了么？我决不再学什么功课了。”

我的老师便将惊异地说道：“他读书不读书可以随便，因为他是大人了。”

我将自己穿了衣裳，走到人群拥挤的市场里去。

我的叔叔要是跑过来说道：“你要迷路了，我的孩童，让我领着你罢。”

我便要回答道：“你没有看见么，叔叔，我已经同爸爸一样大了，我决定要独自一个人到市场里去。”

叔叔便将说道：“是的，他随便到哪里去都可以，因为他是大人了。”

当我正拿钱给我保姆时，妈妈便要从浴室中出来，因为我是知道怎样用我的钥匙去开银箱的。

妈妈要是说道：“你在做什么呀，调皮的孩童？”

我便要告诉她道：“妈妈，你不知道我已经同爸爸一样大了么？我必须拿钱给保姆。”

妈妈便将喃喃自语道：“他可以随便把钱给他所喜欢的人，因为他是大人了。”

当十月里放假的时候，爸爸将要回家，他会以为我还是一个小孩童，为我从城里买回来小鞋子和小绸衫来。

我便要说道：“爸爸，把这些东西给哥哥罢，因为我已经同你一样大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爸爸便将想了一想 ,说道 :“ 他可以随便去买他自己穿的衣裳 ,因为他是大人了。”

十二点钟

妈妈 ,我真想现在不做功课了。我整个早晨都在念书呢。

你说 ,现在还不过是十二点钟。假定不会晚过十二点罢 ,难道你不能把不过是十二点钟想象成下午么 ?

我能够容容易易地想象 :现在太阳已经到了那片稻田的边缘上了 ,老态龙钟的打渔婆婆正在池边采撷香草作她的晚餐。

我闭上了眼就能够想到 ,马塔尔树下的阴影是更深黑了 ,池塘里的水看来黑得发亮。

假如十二点钟能够在黑夜里来到 ,为什么黑夜不能在十二点钟的时候来到呢 ?

作 家

你说爸爸写了很多书 ,但我却读不明白他所写的东西。

他整个傍晚读书给你听 ,然而你真明白他的意思么 ?

妈妈 ,你给我们讲的故事 ,真是好听呀 !我很奇怪 ,爸爸为什么不能写那样的书呢 ?

难道他从来没有从他自己的妈妈那里听说过巨人和神仙和公主的故事么 ?

还是已经完全忘记了 ?

他常常耽误了沐浴 ,你不得不走去叫他一百多次。

你总要等候着 ,把他的菜温着等他 ,但他忘了 ,还一直写下去。

爸爸老是以著书为游戏。

如果我一走进爸爸房里去游戏 ,你就要走来叫道 :“ 真是一个调皮的孩童 !”

如果我稍为出一点声音 ,你就要说 :“ 你没有看见你爸爸正在

忙作么？”

老是写了又写，有什么趣味呢？

当我拿起爸爸的钢笔或铅笔，像他一模一样地在他的书上写着 a b c d e f g h i r，——那时，你为什么跟我气恼呢，妈妈？爸爸写时，你却从来不说一句话。

当我爸爸耗费了那末一大堆纸时，妈妈，你仿佛全不在乎。然而，如果我只取了一张纸去做一只船，你却要说：“孩童，你真讨厌！”

你对于爸爸拿黑点子涂满了纸的两面，污损了很多很多张纸，你心里以为怎样呢？

恶邮差

你为什么坐在那边地板上不言不动的，告诉我呀，亲爱的妈妈？

雨从开着的窗口打进来了，把你身上全打湿了，你却不管。你听见钟已打四下了么？正是哥哥从学校里回家的时候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的神色这样不对？

你今天没有收到爸爸的信么？

我看见邮差在他的袋里带了很多信来，几乎镇里的每个人都分送到了。

只有爸爸的信，他留起来给他自己看。我确信这个邮差是个坏人。

然而不要因此不乐呀，亲爱的妈妈。

明天是邻村市集的日子。你叫女仆去买些笔和纸来。

我自己会写爸爸所写的一切信，使你找不出一处错来。

我要从 A 写一直写到 K 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然而,妈妈,你为什么笑呢?

你不相信我能写得同爸爸一样好!

然而我将用心画格子,把所有的字母都写得又大又美。

当我写好了时,你以为我也像爸爸那样傻,把它投入可怕的邮差的袋中么?

我马上就自己送来给你,而且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帮助你读。

我知道那邮差是不肯把真正的好信送给你的。

英 雄

妈妈,让我们想象我们正在旅行,经过一个陌生而危险的国土。

你坐在一顶轿子里,我骑着一匹红马,在你旁边跑着。

是黄昏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约拉地希的荒地疲乏而灰暗地展开在我们面前,大地是凄凉而荒凉的。

你害怕了,想道——“我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了。”

我对你说道:“妈妈,不要害怕。”

草地上乱蓬蓬地长着针尖似的草,一条狭而崎岖的小道通过这块草地。

在这片广大的地面上看不见一只牛,它们已经回到它们村里的牛棚去了。

天色黑了下来,大地和天空都显得朦朦胧胧的,而我们不能说出我们正走向什么所在。

突然间,你叫我,偷偷地问我道:“靠近河岸的是什么火光呀?”

正在那个时候,一阵可怕的呐喊声爆发了,好些人影子向我们跑过来。

你蹲坐在你的轿子里,嘴里反覆地祷念着神的名字。

轿夫们 ,怕得发抖 ,躲藏在荆棘丛中。

我向你喊道 :“不要害怕 ,妈妈 ,有我在这里。”

他们手里执着长棒 ,头发披散着 ,越走越近了。

我喊道 :“要当心 !你们这些坏蛋 !再向前走一步 ,你们就要送命了。”

他们又发出一阵可怕的呐喊声 ,向前冲过来。

他抓住我的手 ,说道 :“好孩童 ,看在上天面上 ,躲开他们罢。”

我说道 :“妈妈 ,你瞧我的。”

于是我鞭策着我的马匹 ,狂奔过去 ,我的剑和盾彼此碰着作响。

这一场战斗是那么激烈 ,妈妈 ,如果你从轿子里看得见的话 ,你一定会发冷战的。

他们之中 ,很多人逃走了 ,还有好些人被砍杀了。

我知道你那时独自坐在那里 ,心里正在想着 ,你的孩童这时候一定已经死了。

然而我跑到你的跟前 ,浑身溅满了鲜血 ,说道 :“妈妈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

你从轿子里走出来 ,吻着我 ,把我搂在你的心头 ,你喃喃自语地说道 :

“如果我没有我的孩童护送我 ,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一千件无聊的事天天在发生 ,为什么这样一件事不能够偶然出现呢 ?

这很像一本书里的一个故事。

我的哥哥要说道 :“这是可能的事么 ?我老是在想 ,他是那么嫩弱呢 !”

我们村里的人们都要惊讶地说道 :“这孩童正和他妈妈在一起 ,这不是很幸运么 ?”

告 别

是我走的时候了 妈妈 我要走了。

当清寂的黎明 你在暗中伸出双臂 要抱你睡在床上的孩童时 我要说道：“孩童不在那里呀！”——妈妈 我走了。

我要变成一股清风抚摸着你的脸 我要变成水的涟漪 当你浴时 把你吻了又吻。

大风之夜 当雨点在树叶中淅沥时 你在床上 会听见我的微语 当电光从开着的窗口闪进你的屋里时 我的笑声也偕了它一同闪进了。

如果你醒着躺在床上 想你的孩童到深夜 我便要从星空向你唱道：“睡呀！妈妈 睡呀。”

我要坐在各处游荡的月光上 偷偷地来到你的床上 乘你睡着时 躺在你的胸上。

我要变成一个梦儿 从你的眼皮的微缝中 钻到你睡眠的深处。当你醒来吃惊地四望时 我便如闪耀的萤火似地熠熠地向暗中飞去了。

当普耶节日 邻舍家的孩童们来屋里游玩时 我便要融化在笛声里 整日价在你心头震荡。

亲爱的阿姨带了普耶礼来 问道：“我们的孩童在哪里 姊姊？”妈妈 你将要柔声地告诉她：“他呀 他现在是在我的眼睛里 他现在是在我的身体里 在我的灵魂里。”

召 唤

她走的时候 夜间黑漆漆的 他们都睡了。

现在 夜间也是黑漆漆的 我唤她道：“回来 我的宝贝 世界都在沉睡 当星星互相凝视的时候 你来一会儿是没有人会知道的。”

她走的时候 树木正在萌芽 春光刚刚来到。

现在花已盛开 我唤道：“回来 我的宝贝。孩童们漫不经心地在游戏 把花聚在一块 又把它们散开。你如走来 拿一朵小花去，没有人会发觉的。”

常常在游戏的那些人 仍然还在那里游戏 生命总是如此地浪费。

我聆听他们的空谈 便唤道：“回来 我的宝贝 妈妈的心里充满着爱 你如走来 仅仅从她那里接一个小小的吻 没有人会妒忌的。”

第一次的茉莉

呵 这些茉莉花 这些白的茉莉花！

我仿佛记得我第一次双手满捧着这些茉莉花 这些白的茉莉花的时候。

我喜爱那日光 那天空 那绿色的大地，

我听见那淙淙的流水声 在黑漆的午夜中传过来，

秋天的夕阳 在荒原上大路转角处迎我 如新妇揭开她的面纱 迎接她的爱人。

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 心里充满着甜美的回忆。

我生平有过很多快活的日子 在节日宴会的晚上 我曾跟着说笑话的人哈哈大笑。

在灰暗的雨天的早晨 我吟哦过很多飘逸的诗篇。

我颈上戴过爱人手织的醉花的花圈 作为晚装。

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 心里充满着甜美的回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榕 树

喂 ,你站在池边的蓬头的榕树 ,你可会忘记了那小小的孩童 ,
就像那在你的枝上筑巢又离开了你的鸟儿似的孩童 ?

你不记得是他怎样坐在窗内 ,诧异地望着你深入地下的纠缠
的树根么 ?

妇人们常到池边 ,汲了满罐的水去 ,你的大黑影便在水面上摇
动 ,好像睡着的人挣扎着要醒来似的。

太阳在微波上跳舞 ,好像不停不息的小梭在织着金色的花毡。

两只鸭子挨着芦苇 ,在芦苇影子上游来游去 ,孩童静静地坐
在那里想着。

他想做风 ,吹过你的萧萧的枝杈 ,想做你的影子 ,在水面上 ,随
了太阳而俱长 ,想做一只鸟儿 ,栖息在你的最高枝上 ,还想做那两
只鸭 ,在芦苇与阴影中间游来游去。

祝 福

祝福这个小心灵 ,这个洁白的灵魂 ,他为我们的大地 ,赢得了
天的接吻。

他爱太阳 ,他爱见他妈妈的脸。

他没有学会厌恶尘土而渴求黄金。

紧抱他在你的心里 ,并且祝福他。

他已来到这个歧路百出的大地上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从群众中选出你来 ,来到你的门前抓住你的
手问路。

他笑着 ,谈着 ,跟着你走 ,心里没有片刻疑惑。

不要辜负他的信任 ,引导他到正路 ,并且祝福他。

把你的手按在他的头上 ,祈求着 :底下的波涛虽然险恶 ,但是

从上面来的风，会鼓起他的船帆，送他到和平的港口的。

不要在忙碌中把他忘了，让他来到你的心里，并且祝福他。

赠 品

我要送些东西给你，我的孩童，因为我们同是漂泊在世界的溪流中的。

我们的生命将被分开，我们的爱也将被遗忘。

但我却没有那样傻，希望能用我的赠品来买你的心。

你的生命正是青春，你的道路也长着呢，你一口气饮尽了 we 带给你的爱，便回身离开我们跑了。

你有你的游戏，有你的游伴。如果你没有时间同我们在一起，如果你想不到我们，那有什么害处呢？

我们呢，自然的，在老年时，会有很多闲暇的时间，去计算那过去的日子，把我们手里永久失了的东西，在心里爱抚着。

河流唱着歌很快地流去，越过所有的堤防。然而山峰却留在那里，忆念着，满怀依依之情。

我的歌

我的孩童，我这一只歌将扬起它的乐声围绕你的身旁，好像那爱情的热恋的手臂一样。

我这一只歌将触着你的前额，好像那祝福的接吻一样。

当你只是一个人的时候，它将坐在你的身旁，在你耳边轻语着，当你在人群中的时候，它将围住你，使你超然物外。

我的歌将成为你的梦的翼翅，它将把你的心移送到不可知的岸边。

当黑夜覆盖在你路上的时候，它又将成为那照临在你头上的忠实的星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的歌又将坐在你眼睛的瞳仁里 ,将你的视线带入万物的心里。

当我的声音因死亡而沉寂时 ,我的歌仍将在你活泼泼的心中唱着。

孩童天使

他们喧哗争斗 ,他们怀疑失望 ,他们辩论而没有结果。

我的孩童 ,让你的生命到他们当中去 ,如一片镇定而纯洁的阳光 ,使他们愉悦而缄默。

他们的贪心和妒忌是残忍的 ,他们的话 ,好像暗藏的刀 ,渴欲饮血。

我的孩童 ,去 ,去站在他们愤懑的心中 ,把你的和善的眼光落在它们上面 ,好像那傍晚的宽洪大量的和平 ,覆盖着日间的骚扰一样。

我的孩童 ,让他们望着你的脸 ,因此能够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 ,让他们爱你 ,因此他们能够相爱。

来 ,坐在无垠的胸膛上 ,我的孩童。朝阳出来时 ,开放而且抬起你的心 ,像一朵盛开的花 ,夕阳落下时 ,低下你的头 ,默默地做完这一天的礼拜。

最后的买卖

早晨 ,我在石铺的路上走时 ,我喊道 :“谁来雇用我呀。”

皇帝坐着马车 ,手里拿着剑走来。

他拉着我的手 ,说道 :“我要凭借我的权力来雇用你。”

然而他的权力算不了什么 ,他坐着马车走了。

正午炎热的时候 ,家家户户的门都关着。

我沿着屈曲的小巷走去。

一个老人带着一袋金钱走出来。

他斟酌了一下 ,说道 :“我要用金钱来雇用你。”

他一个一个地数着他的钱 ,但我却转身离去了。

黄昏了 ,花园的篱上满开着花。

美人走出来 ,说道 :“我要用微笑来雇用你。”

她的微笑黯淡了 ,变成泪容了 ,她孤独地回身走进黑暗里去。

太阳照耀在沙地上 ,海波任性地浪花四溅。

一个小孩坐在那里玩贝壳。

他抬起头来 ,好像认识我似的 ,说道 :“我雇你不用什么东西。”

从此以后 ,在这个小孩的游戏中做成的买卖 ,使我成了一个自由的人。

随 想 集

脚走出的路

一

这是一条脚走出来的路。

它从树林里出来，奔向田野，从田野通向河岸，来到渡口附近的榕树下。然后它从河对岸断裂的台阶拐向村里，尔后经过亚麻地，穿过芒果园中的树荫，绕过荷花池畔，沿着大车道的边缘，不知通向哪个村落。

在这条路上，曾经走过多少人哪！有的人越过我，有的人和我并肩而行，有的人只从远处现出了身影，有的人披着面纱，有的人则容颜袒露，有的人前去汲水，有的人则提着水罐返回村舍。

二

现在白昼已经结束，黑夜降落。

有一天，我曾经觉得，这条路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的，可是，现在我才发现，我带来了只能沿着这条路走一次的命令，此外，再也没有什么。

越过柠檬树对面的那个池塘，经过有十二座庙宇的河边台阶，经过河滩、粮仓、牛舍——不能再回到那有着熟悉的目光、语言、外表的住所！“原来是这样啊！”这是一条前进的路，而不是一条后退的路。

今天，在这朦胧的黄昏中，我再次回首反顾，我发现这条路就是一本被遗忘的歌集，歌词就是人们的足迹，而歌调就是那晨歌的

乐曲。

有多少人在这条路上走过呀！这条路，在它自己那唯一的尘土画面上，简要地描绘出他们生活中的所有往事，这一幅画面，从太阳升起的方向通向太阳降落的地方，从一扇金灿灿的大门通向另一扇金灿灿的大门。

三

“噢，脚走出的路哇！请不要把那长久以来发生的很多往事积压在你的尘埃里。现在我把耳朵贴在你的尘土上，请你对我偷偷述说！”

路，用食指指向那黑暗的夜幕，缄默不语。

“噢，脚走出来的路哇！这么多行人的这么多忧思，这么多希望，都在哪里？”

无声的路，还是缄默不语。它只是从日出到日落默然地暗示。

“噢，脚走出来的路哇！那天落在你胸膛上面的落花般的足迹，今天为何无处寻觅？”

路，难道晓得自己的终点吗？凋谢的花和无声的歌，已在那里飘落，星光照耀下的永不熄灭的苦难灯节，也在那里庆贺。

阴郁的一天

白日一整天都在劳作，四周到处都有人忙碌。白天我觉得，由于这一天的劳作的这一天的交涉，这一天的一切工作在日终时刻都业已全部完结。我没有余暇来思索，是否还有语言残留在心窝。

今天早晨，云烟漫漫，天际墨黑。今天，全天的劳作又堆积在我的面前，人们又云集在周围。但是，我今天却觉得，郁结在心头的一切，是无法拖出来加以消灭了。

人，可以横渡大海，飞越高山，凿穿地下宫殿而偷出珍宝，然而一个人的内心话，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另一个人毁灭。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今天,在这阴郁的早晨,我那被俘的语言,正在心里展翅击搏。隐藏在心里的人问道:我那位永恒的人在哪里?莫非是他把我心里的阴云一扫而光,把一切雨露播洒?!”

今天,在这阴郁的早晨,我听到,那内心话只是把紧闭和门门弄拨。我在想:我该怎么办呢?我的语言是应谁的召唤,越过劳作的栅栏、手持乐曲的火炬急急地去幽会世界?我那一切散乱痛苦,是在谁的眼神暗示下,马上汇成了一种快乐,变成了一种灼灼闪烁的火光?我只能给予用这种曲调来祈求我的人以一切。而我那毁灭一切的苦行者,又伫立在街道上的哪一个角落?”

我内心的痛苦,今天披上了赭色的袈裟。它渴望走向外边的路,走向远离一切劳作之外的路,这条路犹如独弦琴的弦一样,在那隐藏在心灵里的人物的步伐弹奏下,嗡嗡地鸣响着。

云 使

—

相会的第一天竹笛奏了什么曲?

她吹奏道:“我那位远方的人,来到了我的身边。”

竹笛还唱述道:“要说保留,我在保留着无法保留的东西,要说获得,我可以获得被抛弃的一切。”

那么,后来竹笛为什么在白天不吹奏乐曲了?

因为有一半含义被我忘却。我只记得她在我的身边,可是没有想到她远在千里。爱情的一半是相会,这我见过,但爱情的另一半却是分离,这却是我没有见过的。再也看不到那遥远的永不满足的幽会,近在咫尺的屏障已经树起。

两个人之间,横亘着无限的天宇,在那里一片寂寞,在那里没有语言。只有用笛声去填补那巨大的寂寞。如果没有辽阔天宇的罅隙,竹笛就不会奏起乐曲。

横在我们之间的那块天宇跨入了黑暗，在那里充满每天的劳作、语言，充满每天的恐惧、贫穷、忧虑。

二

一个月夜，和风习习，我坐在床上，毫无睡意，心里感到痛苦悲戚，我记起来了，近在身边的那个人，已被我丢弃。

这种分离如何结束呢？这可是她与我的永恒的分离。

日暮，我下班回到家里，谁和我叙谈呢？她只不过是人世间千百万人中的一个，可以了解她，可以认识她，可是她已经耗尽自己。

但是，我那位没有耗尽自己的人，我那位唯一的亲人在哪里呢？我到哪个无边的希望之岸再重新找到她呢？

我再一次重新同她交谈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哪一个充满浓重的茉莉花香的悠闲的黄昏呢？

三

这时节，新雨出现在东方大地，好像肥大的青色长袍在漂移。于是我想起了诗人吴久伊尼的语言。我仿佛觉得那是在向我的爱人派遣云使。

就让我的歌声飞翔吧！让它飞到那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涯的难以逾越的异国去吧！

但是，这样一来，我的歌声就必须逆着时间而行，就让它追溯到我们第一次相会的那一天吧！那一天充满了悲怆的笛声，那一天宇宙的潇潇细雨与永恒春天的一切芬芳气息、一切哀痛哭泣都交织在一起了，那一天凯多基花丛发出了深切的叹息，纱尔花的枝叶表现了激昂的自我献身精神。

在无人的湖畔，在椰子树的密林里，雨声淅沥，请雨后把我的语言送到我爱的人的耳朵里。她大概正在那里束起发髻，将纱巾缠在腰间，忙着做家务呢。

四

辽阔无垠的天宇 ,今天来到林木葱绿的大地床头 ,躬身俯首 ,并且偷偷耳语道 :“我是属于你的。”

大地道 :“这怎么可能 ?你如此辽阔无边 ,我却如此渺小。”

天宇说 :“我已经在四周为我的行云划定了疆界。”

大地说 :“你有那么多的光明财富 ,可我却一无所有哇。”

天宇回答道 :“今天我的日月星辰全被我遗弃 ,今天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大地说 :“我那颗饱含着泪水的心灵在随风颤抖 ,而你却安然不动。”

天宇说 :“难道你没有看见 ,我今天也泪如泉涌。我的心胸今天也像你那颗晦暗的心一样 ,罩上了一层晦暗的阴影。”

他说着就用那充满泪水的歌声填平了天宇和大地之间的永恒的距离。

五

就让这新雨带着天宇和大地婚礼的祝词降落在我们的离别上吧。让深藏在我爱人心中那些无法表达的语言 ,像突然弹响的琴弦一样 ,发泄出来吧 !就让她那好像远处林缘般颜色的碧绿的纱巾披在她的头上吧。让所有云雨的音符在她那双炯炯的目光中鸣响吧。愿那个编到她发辫上的贝库尔花环更加绚丽 !

竹林里的幽暗伴着蝉鸣渐渐浓重 ,冷风吹拂的灯火颤抖着熄灭了 ,这时候她离开她所眷恋的世界 ,在我那颗孤独之心清醒的夜晚 ,沿着那弥漫着湿润芳草气息的林间小道走了。

话 语

一

天上的乌云,变成了一颗颗雨滴,降临大地,可谓是向大地投诚哩。女人们就像雨滴一样,不知从何方来到世界上,成为尘世的阻力。

对她们来说,天地太小了,男人也太少了。她们只能把自己的言论、痛苦、忧虑等一切统统限制在狭小的天地里。所以,她们头上蒙着面纱,手上戴着镯子,院子的四周筑起墙壁。女人们是有限天地里的因陀拉妮。

然而,不知哪位神仙开了个玩笑,于是这个小姑娘便带着无穷的不安,降生在我们的邻里。妈妈气呼呼地叫她“魔鬼”,爸爸笑着叫她“疯子”。

她犹如一泓清泉,穿越权势的礁石,奔流而去。她的那颗心,好像竹林顶端的枝叶,只是在瑟瑟地颤抖呢。

二

今天我看见,这个倔强的女孩依着凉台上的栏杆,在那里默默伫立。说她像雨后的彩虹,那是很贴切的。她那双黑黑的大眼睛,今天却显得呆痴,好像雨天被淋湿翅膀的小鸟,立在豆马尔树枝上。

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呆木。我觉得,她仿佛是一条奔腾的小溪,突然流到一个地方,变成了一泓静谧的水池。

三

几天前,炎热的统治十分凶猛,大地的容颜暗淡、凄惨,树叶枯萎、变黄,丧失了生的希望。

这时候,几朵闲散疯癫的乌云,突然在天边扎下营盘。

一缕血红的落日余晖,好像一把宝剑,从剑鞘里直射出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夜半更深 ,我看到门扉在猛烈地抖动。暴风雨揪住全城的束发 ,把它从梦中唤醒。

我起来一看 ,小巷里的灯光在密雨中显得十分昏暗 ,就像是醉汉的眼睛。透过潇潇的细雨 ,庙里的钟声在空中回荡。

早晨 ,雨丝更密 ,太阳还没有升起。

四

我们邻居的那个女孩 ,冒着这样的风雨 ,扶着凉台上的栏杆 ,默默伫立。

她的妹妹来到她面前 ,说 :“妈妈在叫你。”她只是使劲地摇了摇头 ,发辫也随着摆动起来 ,她的弟弟拿着纸船 ,来拉她的手。她却把手抽了回去。弟弟开始拉她去玩耍 ,可她却打了弟弟一下。

五

雨仍在下。暮色更浓。小女孩仍然呆木地立在那里。

在远古时代创造出来的口 ,是用雨的言词与风的音调讲出第一句话的。亿万年过去了 ,那被忘记的昔日语言 ,今天又用雨声来呼唤这个女孩呢。那呼声唤语 ,越过一切樊篱 ,在外面徐徐消逝。

有过多少伟大的时代 ,有过多少伟大的人世 ! 又有多少生灵在世界的多少个时代中欢快地繁衍生息 ! 何等久远 ,何等辽阔 ! 透过云影和雨声 ,在这个不驯服的小姑娘的脸上 ,我们看到了这一切。

她合上那双大眼睛 ,静静地立着 ,好像无限时代的楷模。

竹 笛

竹笛的语言 ,是永恒的语言 ,它是源于湿婆束发的恒河流水 ,每天都流经大地的胸田 ,它好像仙界之子 ,在和死者灰烬的戏耍中从天而落。

我立在路旁，倾听着笛声，我不能理解当时我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本想把这种痛苦融会在那熟悉的苦乐之中，但它们都未能融会。我发现，它比那熟悉的微笑还清晰，比熟悉的眼泪还深沉。

我还发现，熟悉的东西并不是真理，而真理则是不熟悉的东西。这种奇怪的感受是怎么产生的呢？这用言语是无法回答的。

今天早晨，我一起来就听见那娶亲的人家吹响了竹笛。

平时，每天的笛声和这婚礼第一天的笛声有何相似之处呢？隐蔽的不满，深沉的失望，藐视、傲慢、疲惫，缺乏起码的信心，丑恶的无谓争吵，无法宽恕的冲撞，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贫穷——所有这一切，又怎么能用竹笛的仙语表达出来呢？

歌声从人世之巅，将所有熟悉的语言帷幕突然撕破。永恒的新郎和新娘，蒙着殷红而羞涩的头巾来相会，而这头巾正是在这笛声中徐徐地揭去。

那边，竹笛奏起了交换花环的乐曲，这边，我望了一眼这位新娘。她颈上挂着金项链，脚腕上戴着两只脚镯，她仿佛伫立在泪湖之中一朵快乐的莲花之上。

笛声赞美她成为新家的一员，但是对她却还不了解。姑娘从那熟悉的家园来到这里，做了这陌生人家的媳妇。

竹笛说，这才是真理。

黄昏和黎明

这里，黄昏已经降临。太阳神哟，你那黎明现在停留在哪个国度、哪个海滨？

这里，晚香玉在黑暗中微微颤动，好像披着面纱的新娘，羞涩地立在新房之门，清晨之花——金香木，又在哪里争芳斗妍？

有人醒来了。黄昏点燃的灯火已经熄灭，夜里编好的白玫瑰花环也已凋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里 ,家家的柴扉紧闭 ,那里 ,户户的窗子洞开。这里 ,船靠岸 ,渔民入睡 ,那里 和风扬起了篷帆。

人们离开客店 ,面向东方走去 ,晨光映在他们的脸上 ,他们的渡河之资至今还没有偿还。一双双黑黑的眼睛 ,透过路旁的一扇扇窗子 ,含着怜悯的渴望 ,正在凝视着他们的背影。大路在他们面前打开了朱红的请帖 :“为你们一切都准备就绪。”随着他们心潮的节奏 ,胜利之鼓已经擂响。

这里 ,所有的人都乘坐这日暮之舟向黄昏的晚霞中渡去。

在客店的院子里 ,他们铺下破衣烂衫 ,倒下来栖身 ,有的孤独一人 ,有人还带着疲惫的伴侣 ,在黑暗中 ,无法看清前面的路上是什么 ,现在他们只是悄声细语地谈论着所经过的路上发生的事 ,交谈的语言中断了 ,继而一片沉寂 ,然后 ,他们从院子里抬头仰望 ,北斗七星正悬挂在天宇。

太阳神哟 ,这个黄昏立在你的左侧 ,而那个黎明却在你的右边伸展腰肢。请你让它们联合起来吧 !就让这黄昏的阴影和朝霞的光辉互相拥抱和亲吻吧 !让这黄昏之曲为那黎明之歌祝福吧 !

小 巷

我们这条用石头铺成的小巷 ,弯弯曲曲 ,一会儿向右 ,一会儿向左 ,仿佛有一天出来寻觅什么东西。然而 ,不论它拐向什么方向 ,它总会遇到一些障碍。这边楼房林立 ,那边楼户高矗 ,前面楼房鳞次栉比。

只要你抬头仰望 ,你就会看见 ,上边是一条天宇的宽带——它和小巷一样狭窄 ,它同小巷一样曲折。

小巷询问这狭窄的天带 :“请问姐姐 ,你是哪座蓝城里的小街 ?”

中午 ,它在短暂的时间里看见了太阳 ,于是它就默默地对自己

讲：“我片刻都不明白，这是什么地方。”

两排楼房之间上空的雨云，渐渐变得浓重，就好像有人用铅笔涂掉了这条小巷中的一块光明。雨水在它的石路面上涓涓流淌，雨滴发出击鼓般的声响，好像耍蛇时节一样。路很滑，行人的伞时而互相碰擦，一股水流，突然从屋檐上跳到行人的伞上，致使他们十分惊讶。

小巷感叹道：“要是干旱该多好哇！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不断下雨呢？”

在帕尔袞月，南风就像一位倒霉的人，突然间闯进小巷，顿时纸屑飘舞，尘土飞扬。小巷气馁地说：“这一定是哪位疯癫的仙人醉得发狂！”

这条小巷的两侧，每天都堆积着各种垃圾——鱼鳞、炉灰、菜叶、死老鼠。小巷知道，这一切都是现实。即便健忘，它也从来不会这样想：“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但是，当秋阳映在屋顶的晒台上，当祭祀的钟声当当敲响，小巷心里马上感到：“在这条石头砌成的道路之外，也许还存在某种伟大之光！”

这里，时间在流逝，阳光好像忙碌的主妇的一角纱丽，从楼房的肩上滑落到小巷的边缘，时钟正打九点，女仆挟着篮子从市场上回来了，厨房里的炊烟和香气，充满了小巷，那里，人们在匆匆地赶路。

小巷当时又在想：“这条石头砌成的道路上，一切都是真理。而我认为伟大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一瞬目光

在上车的时候，她转过脸来，向我投来了她那最后一次的目光。

在这个巨大的人世间，我能把这目光藏在什么地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地方——那里的分分秒秒永远不再飞逝。

彩云中的所有金辉,都融会在晚霞里,难道说她投来的这一目光就不会同晚霞融合?既然纳格凯绍尔花中的金粉可以被雨水冲落,那么这雨水为什么不能把这目光冲走呢?

既然这目光在人世间的无数事物中传播,那它为什么还停留在无数的废话和无数的痛苦之中呢?

她这一瞬间的礼物,穿越生活中的一切。来到我的身边。我要把它编入歌词,谱进乐曲,我要把它保存在美的天国里。

国王的权柄,富人的钱财,在人间都是属于死人的。但是,在泪水中难道就没有可以使那一瞬间的目光成为万古长存的东西?

歌声唱道:“好吧,请给我吧!我没有去抚摸国王的权柄,也不要富人的钱财,然而那些微小的东西却成了我永恒的财宝,我要用它们来编织无限无尽的项链。”

一 天

我还记得那一天的中午,绵绵雨丝显得很疲惫,一阵强风吹来,它就更加狂怒。

室内阴暗,我无心工作。于是我操起琴,伴雨而歌。

她从隔壁房间里出来,默默地走到门前。然后她又折回去。她又一次来到外边,在那里伫立着。尔后又缓缓地走回屋里,坐下来。她手里拿着针线活儿,凝望着窗外那些隐约可见的树木。

雨停了,我的歌声也已缄默。她站起身来,梳理着自己的头发。

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只有那一天的中午,将雨声、歌声、昏暗和闲散融为一体。

历史上的国王、皇帝的战争、起义,很容易被忘记。然而,那天

中午的一小块时光 犹如难得的宝石一样 ,深藏在时间的宝盒里。对此 ,只有我们两人知悉。

忘恩的悲痛

早晨她告辞而去。

我的心灵向我解释道：“一切都是空虚。”

我气恼地说：“我桌子上的针线盒 ,凉台上的花盆 ,床上那把署名的扇子——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实实在在的么？”

心灵说：“那么 ,你想想看——”

“你住嘴吧！”我说：“你没看到那本故事书吗？那书中还夹着发簪 ,她还没有把书读完。假如那也是虚幻 ,还有什么真实？”

心灵于是缄默不语。一位朋友来了 ,对我讲：“凡是美好的东西都是实在的 ,而美好的东西永远不会消逝 ,整个宇宙永远保护着美好的东西 ,就好像把珍珠串在项链里。”

我忿然质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人的身体不是美好的吗？可是她那个身躯又在哪里？”

小女童气恼时会扑打自己的母亲 ,我就像个小女童一样 ,开始击打着这世界上所有的樊篱。我就：“世界是背信弃义的。”

突然我大吃一惊。我仿佛感到有人在说：“真是忘恩负义！”

我凝望窗外 ,透过怪柳的枝杈 ,一轮新月正冉冉升起 ,好似那位离人的微笑在与我捉迷藏呢。从那散布星斗的黑暗夜空 ,仿佛传来了责备的语言：“我给予你的那种东西难道是空的？莫非要等到帷幕落下 ,你才如此地坚信不疑？”

十七年

我是她十七年的相识。

多少交往 ,多少约会 ,多少畅谈！她有过多多少梦想 ,多少暗示 ,多少推断 ,启明星的光辉有时伴着她 ,打破凌晨的酣睡 ,茉莉花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清香有时充满了六月的黄昏，有时响起了暮春时节疲惫的鼓乐声，十七年来，这一切都深深地织进了她的心里。

而且，每当我们相会，她总是呼唤我的名字。回答她呼唤的人不是造物主的独自创造，而是在对她十七年的了解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有时是在景仰中，有时是在藐视中，有时是在工作中，有时是在闲暇里，有时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有时是在背地里，只是在对一个人的默默了解之中，我这个人才成长起来。

后来，又过了十七年。然而往昔的白昼，往昔的黑夜，在系圣线的时候却一个也碰不见了，它们都已经失散。

但是它们每天都在问我：“我们将在何处安歇？是谁把我们唤来，将我们包围着？”

我无法回答，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思索。可是它们却乘风飞去。它们说：“我们出去探索。”

“探索什么？”

它们自己也不知道去探索什么，所以，时而飞向这边，时而飞向那边，就像傍晚不协调的行云潜入黑暗之中，我再也看不见它们的身影。

最初的悲痛

过去的一条林荫道，今天已长满了芳草。

在这个无人之地，有人突然从背后说道：“你认不出我了吧？”

我转过身来，望着她的脸，说道：“我还记得，不过无法确切地叫出你的名字。”

她说道：“我是你那个很久过去的、那个二十五岁时的悲痛。”

她的眼角里闪耀着晶莹的光泽，好像平湖中的一轮明月。

我木然地立着。我说：“从前，我看你就像斯拉万月的云朵，而今天你倒像阿斯温月的金色雕像。难道说你把昔日的所有眼泪都丢弃了么？”

她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微笑着,我明白,一切都蕴含在那微笑里。雨季的云朵学会了秋季赛福莉花的微笑。

我问道：“我那二十五年的青春,莫非至今还保存在你的身边？”

她回答说：“你看我脖子上的这挂项链,不就是么。”

我看到,那昔日春天的花环,一片花瓣也没有凋落。

于是我说：“我的一切都已衰老,可是悬挂在你脖子上的我那二十五年的青春至今都没有枯萎。”

她缓缓地摘下那个花环,把它戴在我的脖子上,说：“还记得么？那时候你说过,你不要安慰,你只要悲痛。”

我害羞地说：“我说过。可是,后来又过了很多岁月,然后不知何时又把它忘却。”

她说道：“心灵的主宰者是不会把它忘却的。我至今仍然隐坐在树荫下。你应当崇敬我。”

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说：“我难道就是你的动人的形象么？”

她回答说：“过去的悲痛,今天已经变成安乐。”

小 议

现在我明白了,人们用非正义之火把自己未来的所有时光都烧成了灰烬,使它变成了黑蒙蒙的颜色,一旦春天降临,那里就不会再萌发新叶。

很久以来,人们就准备着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向人们报告说,他们的神仙将要光临寒舍,神仙已经出发上路了。

人们发狂的时候,捣毁了长期准备的宝座,那时候圣地上那个被毁坏的祭坛说：“没有片刻希望了,谁也不会再来了。”

旷日持久的准备当时已经毁灭。那时节,从四面八方传来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喊声：“胜利了，动物胜利了！”

我当时听人们说：“今天怎么样，明天也就怎么样。时间就像戴着眼罩的一头公牛，永远绕着同一架榨油机转动，发出同一种悲惨的叫声。这就叫创造。创造就是盲人的哭泣。”

心灵说：“那是为什么呀！就让歌声马上停止吧！现在只有背负重担的争吵，再也没有满怀希望的歌声。”

从童年起望着那条路，我心里就一再感触到欢迎曲的气息——看到那条路在倾听着地平线的絮语，我就明白了，战车已经从彼岸出发——今天我凝望着那同一条路，我觉得，那里既没有行人的语声，也没有任何房舍。

七弦琴说：“如果在漫长的道路上没有我乐曲的伴侣，那么就把我抛到路旁去吧。”

当时我望着路旁。我惊奇地看到，一棵带刺的树立在尘埃中，树上只开着一朵花。

我叫了起来：“哎呀！那就是足迹呀！”

当时我看到，地平线在同宇宙窃窃耳语，当时我看到，它正在注视着苍天。当时我看到，在月光下棕榈树的叶子在瑟瑟抖动，透过竹林的缝隙，月光仿佛在向湖水眨眼示意。

道路说：“不要害怕。”

我的七弦琴说：“请弹奏乐曲。”

迎宾曲

—

筹备工作如此紧张，没有片刻空闲容我静静地考虑一下，筹备的目的何在。

但是，百忙之中，我有几回推推心灵，问道：“莫非有嘉宾莅临？”

“等着看吧。”心灵说：“当务之急是占领地盘，筹措材料，建造大厦。不要打搅我。”

我不再言语，埋头做事。我估计占够了地盘，备齐了材料，建成了大厦，会有答案。

地盘日益扩大，材料备足，七幢配楼已建成。我忍不住又开了口：“请回答我的问题。”

“我没时间，你再等等。”心灵有些不耐烦。

我不计较他的态度：“你要占据更大的地盘，筹措更多的材料，建造更高的大厦？”

“或许如你说的那样。”

我暗暗惊讶：“你至今不满意？”

“这立锥之地能担当接纳的重任？”心灵答非所问。

“接纳谁呀？”

“改日奉告。”

我偏偏刨根问底：“来者是伟人？”

“也许是。”

如此宽阔的场所，如此雄伟的建筑，竟然容纳不下他！我只得重又废寝忘食地劳作。谁见了都啧啧称赞：“这是个勤奋的人。”

我时常心生疑窦，心灵这猴子恐怕未必知道来者姓甚名谁，他故意把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压在我头上，借此回避回答问题。我多次想停工，侧耳倾听路上的足音，我没有心思扩建大厦，只想在里面点亮华灯，我无意继续筹措材料，而欲趁花事未歇，编个芬香的花环。

但是，我身不由己。心灵是我的总管，他日夜用天平、钢尺精确测量各种物品的重量、长度和价值。他的座右铭是“多多益善”。

“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场所？”有一天我问。

“他异常宏大。”

“他是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谈话往往到此中断 ,接下来是缄默。

当我纠缠他说 ;“不行 ! 你得明确地回答 ”时 ,他勃然大怒 :“放肆 ! 谁的规矩 ! 你总是弄些没头没脑、轮廓不明、涵义玄奥的事情来妨碍我浩大工程的落实。关注一下我的处境嘛 ,形形色色的诉讼案件 ,各种各样的斗殴 ,棍棒、长矛、持枪的士卒充斥街巷 ,瓦匠、劳工、红砖、木材、水泥之间已无插足之地。一切清清楚楚 ,没有疑问 ,没有暗示 ,你为何视而不见 ,罗罗嗦嗦 ?”

我暗暗自负 :我生来愚拙 ,而心灵是聪慧睿智的。于是 ,我又提篮运砖 ,搅拌泥灰。

二

过了一段日子 ,我扩展的领域越过了疆界。

大厦造了五层 ,六层正铺地板的时际 ,一刹间雨云消散 ,乌云变成白云 ,从盖拉莎山峰 ,融合晨曲的闲暇之风徐徐吹来 ,以玛纳斯湖莲花的清香熏染昼夜的时辰 ,使之同蜜蜂一样悠然自得。我抬头遥望 ,无垠的天穹俯视着六层大楼的傲岸的脚手架 ,发出清朗的笑声。

我高兴不已 ,逢人便问 :“喂 ,请告诉我哪阵风在奏乐 ?”

他们爱理不理 :“别缠我 ,我有事。”

倒是一位头上绕着玉兰花条的疯子 ,背靠着凸露的树根 ,坐在路边喃喃自语 :“迎宾曲飘来了。”

我不清楚我领悟到了什么 ,忙问 :“不久可以见面了 ?”

他古怪地一笑 :“是的 ,快了。”

我急忙返回账房 ,规劝心灵 :“马上停工 !”

“荒唐 ! 人家会嘲笑你是个蠢才。”

“我不在乎。”

心灵惊觉起来 :“你是否听到了什么风声 ?”

“是的 ,消息传来了。”

“什么消息？”

糟糕！我也讲不清楚。不过确有消息说，从玛纳斯湖滨，一群仙鹤正沿着阳光之路飞来。

心灵摇摇头：“巨大的彩色飞车和庄严的仪仗队在哪儿？我尚未听说尚未见到哩。”

这时，不知谁把点金石投向苍穹，顿时艳阳照亮四周的景物，隐隐听见喧哗：“使者到了。”

我匍匐在地，一面遥拜一面问道：“他果真光临了？”

周围欢声雷动：“是的，他已光临！”

心灵惊慌失措：“啊呀，六层地板正在浇筑，材料还未备足。”

空中传来响亮的命令：“推倒你的六层大楼！”

“为什么？”心灵迷惑不解。

“今日使者光临，你的大楼挡道。”

心灵瞠目结舌。

我忽又听见：“快，清理你的材料！”

“为什么？”心灵不服气。

“你堆积的材料侵占了地皮。”

我只得执行命令。繁忙的日子里，我建造六层大楼，清闲的日子里，一层层拆除，繁忙的日子里，我奔走于市场，采购建筑材料，清闲的日子里，我同它们诀别。

但是，哪儿是巨大的彩色飞车？哪儿是庄严的仪仗队？

心灵环顾四周。

他看见了什么？

秋晨的启明星。

仅此而已？

还有一簇素馨花。

仅此而已？

又发现展翼起舞的一只喜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别无他物？

一个孩童嬉笑着从母亲怀里扑进外面的阳光。

“你所说的来者仅为这些？”

“是的，为此晴空日日吹奏情笛，早晨阳光明媚。”

“为此需要广阔的地域？”

“是的，你的国王需要七座金殿的王宫，你的主人需要满屋财宝。而他们需要整个世界，整个明丽的蓝天。

“所谓的崇伟呢？”

“包含其间。”

“那个孩童给你什么恩惠？”

“他带来了天帝的恩典，带来了世界的希望、安逸和快乐。他秘藏的箭囊装着百发百中的神箭，他心里排放着无敌的投枪。”

心灵问我：“哦，诗人，你略有所见，略有所悟？”

我答道：“我闲暇正是为这个，过去没有时间，所以不能洞察幽微，大彻大悟。”

生命——心灵

—

我的窗前是一条红土路。

路上辘辘地移行着载货的牛车，绍塔尔族姑娘头顶着一大捆稻草去赶集，傍晚归来，身后甩下一大串银铃般的笑声。

而今我的思绪不在人走的路上驰骋。

我一生中，为各种难题愁闷的、为各种目标奋头的年月，已经埋入往昔。如今身体欠佳，心情淡泊。

大海表面波涛汹涌，安置地球卧榻的幽深的底层，暗流把一切搅得混沌不清。当波浪平息，可见与不可见，表面与底层处于充分和谐的状态时，大海是平静的。

同样。我拼搏的心灵憩息时，我在心灵深处获得的所在，是宇宙元初的乐土。

在行路的日子，我无暇关注路边的榕树，而今我弃路回到窗前，开始和他接触。

他凝视着我的脸，心里好像十分着急，仿佛在说：“你理解我吗？”

“我理解，理解你的一切。”我宽慰他：“你不必那么焦急。”

安静恢复了一会，等我再度打量他时，他显得越发焦灼，碧绿的叶片飒飒摇颤，灼灼闪光。

我试图让他安静下来，说：“是的，是这样，我是你的游伴。千百年来，在泥土的游戏室里，我和你一样一口一口吮吸阳光，分享大地甘美的乳汁。”

我听见他中间陡然起风的声响。他开口说：“你说得对。”

在我心脏血液的流动中回荡的语音，在光影中无声地旋转的音籁，化为绿叶的沙沙声，传到我的身边。这语音是宇宙的官方语言。

它的基调是：我在，我在，我们同在。

那是莫大的快乐，那快乐中宇宙的原子、分子瑟瑟抖颤。

今日，我和榕树操同一种语言，表达心头的喜悦之情。

他问我：“你真回来了？”

“哦，挚友，我回来了。”我即刻回答。

于是，我们有节奏地鼓掌，欢呼着：“我在，我在”。

二

我和榕树倾心交谈的春天，他的新叶是嫩黄的，从高天遁来的阳光通过他的无数叶缝，与大地的阴影偷偷地拥抱。

六月阴雨绵绵，他的叶子变得和云霭一样沉郁。如今，他的叶丛像老人成熟的思维那样稠密，阳光再也找不到渗透的通道。过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他像贫苦的少女，如今则似富贵的少妇，心满意足。

今天上午，榕树脖子上绕着二十圈绿宝石项链，对我说：“你为什么头顶砖石，坐在那里？像我一样走进充实的空间吧。”

我说：“人自古拥有内外两部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榕树摇摇身子。

我进一步解释：“我们有两个世界——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

榕树惊叫一声：“天哪，内在世界在哪儿呢？”

“在我的模具里。”

“在里面做什么？”

“创造。”

“模具里进行创造，这话太玄奥了。”

“如同江河被两岸夹持，”我耐心地阐述：“创造受模具的制约，一种素材注入不同的模具，或成为金刚石，或成为榕树。”

榕树把话题扯到我身上：“你的模具是什么形状，请描述一番。”

“我的模具是心灵，落入其间的，变成丰繁的创造。”

“在我们的日月之侧，能够稍稍显示你那封闭的创造吗？”榕树来了兴致。

“日月不是衡量创造的尺度。”我说得十分肯定：“日月是外在物。”

“那么，用什么测量它呢？”

“用欢乐，尤其是用痛苦。”

榕树说：“东风在我耳畔的微语，在我心里激起共鸣。而你这番高论，我实在无法理解。”

“怎么使你明白呢……”我沉吟片刻：“如同你那东风被我们捕获，带入我们的领域，系在弦索上，它就从一种创造抵达另一种创造。这创造在蓝天，或在哪一个博大心灵的记忆的天空获得席位，我不得而知，好像有一个情感的不可测量的天空。”

“请问它年寿几何？”

“它的年寿不是事件的时间，而是情感的时间，所以不能用数字计算。”

“你是两种天空，两种时间的生灵，你太怪诞了，你内在的语言，我听不懂。”

“不懂就不懂吧。我无可奈何。”

“我外在的语言，你能正确地领会吗？”

“你外在的语言衍变为我内在的语言，要说懂的话，它意味着称之为歌便是歌，称之为想象便是想象。”

三

榕树伸展着他所有的枝桠对我说：“停一停，你的思绪飞得太远，你的议论太无边际了。”

我觉得他言之有理，说：“我来找你本是为了宁谧，但由于恶习难改，闭着嘴话却从嘴唇间泄流出来，跟有些人睡着走路一样。”

我掷掉纸和笔，直直地望着他，他油亮青葱的叶子，犹如名演员的纤指，快速弹着光之琴弦。

我的心灵忽然问道：“你目睹的和我思索的，两者的纽带何在？”

“住嘴！”我一声断喝，“不许你问这问那！”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时光潺潺流逝。

“怎么样，你悟彻了么？”榕树最后问。

“悟彻了。”

四

一天悄然逝去。

翌日，我的心灵问我：“昨天，你凝望着榕树说悟彻了，你悟彻了什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躯壳里的生命，在纷乱的愁思中变得混浊了。”我说：“要观瞻生命的纯洁面目，必须面对碧草，面对榕树。”

“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太初的生命包孕纯正的欢愉。他十分仔细地剔除了他的绿叶、花朵、果实里的糟粕，奉献丰富的色彩、芳香和甘浆。因此我望着榕树默默地说，哦，树王，地球上诞生的第一个生命发出的欢呼声，至今在你的枝叶间荡漾。元古时代质朴的笑容，在你的叶片上闪烁。在我的躯壳里，往日囚禁在忧思的牢笼里的元初的生命，此刻极其活跃，你召唤它，来呀，走进阳光，走进柔风，跟我一道携来形象的彩笔，色泽的钵盂，甜汁的金觞。”

我的心灵缄默了一会，略为伤感地说：“你谈论生命，口若悬河，可为什么不有条不紊地阐明我搜集的材料呢？”

“何用我阐明！它们以自己的喧嚣、吼叫震惊天宇。它们的负载、复杂性和垃圾，压痛了地球的胸膛。我思之再三，不知何时是它们的极终。它们一层层垒积多少层，一圈圈打多少个死结，答案在榕树的叶子上。”

“噢——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榕树说，没有生命之前，那些材料不过是一种负担、一堆废物。由于生命的触摩，材料浑然交融，呈现为完整的美。你看，那美在树林里漫步，在榕树的凉荫里吹笛。”

五

渺远的一天的黎明。

生命离弃昏眠之榻，上路奔向未知，进入无感知世界的德邦塔尔平原。那时，他没有丝毫倦意和忧愁，他王子般的装束未沾染灰尘，没有腐蚀的黑斑。

细雨霏霏的上午，我在榕树中间看见不倦的、坦荡的、健旺的生命。他摇舞着枝条对我说：“谨向你致敬！”

我说：“王子啊，介绍一下与沙漠这恶魔激战的情况吧。”

“战斗十分顺利，请你巡视战场。”

我举目四望，北边芳草萋萋，东边是绿油油的稻田，南边堤坝两侧是一行行棕榈树，西边红松、椰子树、穆胡亚树、芒果树、黑浆果树、枣树茂密交杂，郁郁葱葱，遮蔽了地平线。

“王子啊，你功德无量。”我赞叹着；“你是娇嫩的少年，可恶魔老奸巨滑，心狠手毒。你年幼力单，你的箭囊里装的是短小的箭矢，可恶魔是庞然大物，他的盾牌坚韧，棒棍粗硬。但是，我看见处处飘扬着你的旗帜，你脚踏着恶魔的脊背，岩石对你臣服，风沙在投降书上签字。”

他显露诧异之色：“在哪儿你见到如此动人的情景？”

我说：“我看见你的阵营以安祥的形态出现，你的繁忙身着憩息的衣服，你的胜利有一副温文尔雅的风度。所以出家人坐在你的树荫下学习轻易获胜的咒语的轻易达成权力分配的方法。你在树林里开设了教授生命如何发挥作用的学校，所以倦乏的人在你的绿荫里休息，颓唐的人来寻求你的指教。”

听着我的颂赞，榕树内的生命欣喜地说：“我前去同沙漠这恶魔作战，与我的胞弟失去了联系，不知他在何处进行怎样的战斗。刚才你好像提到过他。”

“是的，我称他为心灵。”

“他比我更加活跃，他不满意任何事情。你能告诉我那不安分的胞弟的近况吗？”

“可以讲一些。”我说；“你为生存而战，他为获取而战，远处进行着一场为了舍弃的战斗。你与僵死作战，他与贫乏作战，远处进行着一场为了积蓄的战斗。战斗日趋复杂，闯入战阵的寻不到出阵的路，胜败难卜。在这迷惘的彷徨之际，你的绿旗高喊‘胜利属于生命’，给战士以鼓舞。歌声越来越高亢，在乐曲的危机中，你朴实的琴弦鼓励道：别害怕，别害怕！我已谱写了乐曲的基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太初的生命的乐调。一切疯狂的调子 ,以美的复唱形式 融和在快乐的歌声中 ,所有的获取和赋予 ,如花儿开放 ,似果实成熟。’”